

蛟索缚龙（下）

他不知道陈端是何人物，却知道那是假名。

风云会的客卿，保持极端神秘，不会公然暴露客卿身分，自然不会在暴露身分之后道名。

江湖的成名人物，特别重视绰号，陈瑞一直就吞吞吐吐，最后仅亮了姓名，这姓名不可能是真的，天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姓陈名瑞的人？

他叫姜步虚，世间必定另有叫姜步虚的人，但保证没有几个鬼神愁姜步虚，绰号姓名同毕竟罕见。

但陈瑞表示可以代表风云会谈条件。身分绝不至于比活阎罗副会主低得人多，因此，他认为值得在陈瑞身上找线索。

陈瑞夫妻俩显然对他深怀戒心，不敢逞强动手。目送他向县城扬长而去，心中恨得要死。

“真该毙了他为会主除去忧患。”陈瑞冲他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。“这小畜生的态度实在该死一千次，狂妄得令人受不了。”

“咱们行吗？老伴，咱们俩联手，比活阎罗强多少？”女人摇头苦笑：“活阎罗对被折辱的经过，不愿多说含糊糊糊，发誓要将这小畜生化骨扬灰，可知必定吃足了苦头，咱们碰上了，还能不小心？你就是沉不住气，我可不想被小畜生整治得灰头土脸，说不定还得掉老命呢！”

“老伴，你不要长他人志气……”陈瑞不甘心地说。

“你就是听不得老实话。”女人扳着脸大声说：“反正日后有机会再碰头的，你最好放聪明些，不要太过热心逞强，记住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重要的是，我不想中年做寡妇，哼！中年丧偶老年丧子，都是人间惨事。”

陈瑞恼羞成怒正要发作、县城方向，八个健步如飞的男女，已逐渐接近，八个男女中、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走在最后。

这位名列天下四凶之一的一见魂飞已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声威地位直追天下七大超凡高手棋鼓相当，却走在最后，可知走在前面的六男女，身分必定高一级，实力空前强大。

夫妻俩立即停止争吵，匆匆整衣向官道旁移动。

八男女飞步而至，领光的花甲老人一打手式，既没出声招呼，也没停留，向北匆匆而过，双方似乎不是同伙。陈瑞夫妻俩在后面百十步跟上，亦步亦趋但保持距离。

路西，跟踪的人不走官道，飘忽如鬼魅，利用路旁的草木掩身，紧锲为舍。

北行里余，八男女折入一条东行的小径，小径旁潜伏着一名中年人，现身领路向东急走、现在有九个人了。陈瑞夫妇跟到，毫不迟疑地跟入小径东行。

八男女脚下一紧，速度倍增，小径中罕见人迹，正好施展脚程赶路。

深山大泽，必隐龙蛇，市井风尘，也有奇人异士隐身。

天涯怪乞是成丁精的老江湖，打听消息的门路多，与各种牛鬼蛇神都有往来，消息来源比九天飞魔多十倍，简直不能比。

城东北尉缭子台的南面，有一座颇有名气的天庆观，住了十几个上了

年纪的香火道人，平时替县民驱邪作法，祈福消灾，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已牌初，天涯怪乞像个真的花子，鬼鬼祟祟进了天庆观，直趋观后的静室。

花子与香火道人厮混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因此即使让外人发现，也不以为怪。

静室简陋，有案一鼎一蒲团，连法器也没有。

天庆观的主持大法师叫清风，又老又丑而且干瘦，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，坐上蒲团上简直就像一具坐化了的干尸，要死不活的老眼，半茫然地注视着隔案坐地的老花子，总算有一分半分活的形象。

“你说，怎么人全不见了？”天涯怪乞猛抓头皮：“他娘的！太反常了。”

“一方有心，一方有意，死结解不开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总不能大家挤在城里大眼瞪小眼呀！在城里打打杀杀是犯忌的事啊！”清风道长有气无力地说，但似乎说话并不怎么吃力：“难道留在城里现世？”

“你是说，都溜走了？”

“应该说，摆棋局去了。”

“谁先下？”

“黑子先布局，红子先攻。”

“谁持红子？”

“你真其蠢如猪，是谁先将人诱来的？”

“总不会双方摆出阵势对仗吧？”

“你以为他们都是英雄好汉呀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谁有机会杀掉对方几个人，就毫不迟疑地不择手段地杀，谁有布陷阱的才华，就竭尽所能布置阴毒的陷阱，总之，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杀戮，方式与上次华山大决斗完全不同，那次是一场英雄好汉式的公平搏杀。”

“在何处下第一颗棋子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清风老道摇头：“方外人不问尘俗事，问也无能为力，上了年纪筋骨都不听使唤，懒得深入了解冤冤孽孽，老友，赶快脱身事外，不客气地说，你那几手三脚猫功夫，涉入其中，唯一的结果，将是尸体，饱了本县的蛆虫。”

“你是地主，你不管？”

“怎么管？我算老几？即使天下的人死光了，贫道也无动于衷，让他们杀吧：多死一个就省下一个人的粮食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！别忧误了贫道的清修，仍是一句老话：远离地狱之门。”清风老道下逐客令，伸伸懒腰打哈欠。

“我不会走，我要看结果，当然，我会尽量避免卷人身腥屠场。

“但愿如此，尽量两字是送命之媒，好走，不送。”

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
每动一步棋，有如布下一个陷阱。

同时，也给予对方沉重的一击，而且动子的人，都认为这一着定然是制胜的好棋，对手绝难招架，将不死也将吃马吞车。

这一带没有山，举目远眺，田野直伸展至天尽头，但有冈有阜有树林。

城东城南都有矮矮的冈阜，城东过小黄河约十余里，有一座绵被冈，像一床大棉被覆盖在地上，上面长满了树木，秋天树叶变色，所以称锦。

冈南的小农庄，是往昔的江湖大豪，曾经任开封周王府武学舍教头的百步飞虹孙礼，放下刀枪搬弄锄犁的小小农庄。

百步飞虹的绰号，不是平白捡来的，他的拿手绝活镖枪，百步内穿心贯腹发则必中，对面的人只能看到淡淡的一星枪尖光芒，旁观的人也只能看到电射的虹影横天而过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百步飞虹与尚义门许门主算是近邻，交情不薄。

许门主这次不西返而南行，摆明了要与侠义道朋友共患难，途经尉氏，前来孙家作客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许门主的亲友子侄门下弟子，浩浩荡荡十八个人，加上孟世家的幻剑功曹一家四男女，还有一位神气的四海游龙。

廿三个人一早登门拜望，实力极为雄厚，风云会的人如果想打他们的主意，至少在人数上必须超过一倍以上，不然休想撒野。

即使能集结一倍以上的人手，也不敢贸然发动袭击，所付出的代价将极为巨大，本大利小，不是生意经。

何况，许门主与幻剑功曹，不是侠义英雄的主脑人物，料定风云会不会笨得愿意以损失重大的代价，换取几个次要人物往自己脸上贴金。

所以天还没亮，廿三个人就乘夜色偷越城关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锦冈，煞有介事拜望百步飞虹。

江湖人士心中雪亮，定然是许门主希望把百步飞虹请出来，放下锄犁重拾刀剑，为侠义道朋友飞枪除魔尽一分心力。

其实，本县的人都知道，孙家农庄除了一些佃户和长工之外，根本没有闲杂人等落户或寄住。

这是说，万一有外敌入侵，孙家农庄自卫的能力有限得很，甚至没有自卫能力，要百步飞虹丢下家当，重入江湖挺枪玩命，未免有点残忍，百步飞虹也不见得肯重入江湖。

午后，孙家农庄一片寂静，烈日炎炎，午后正是最炽热的时光，暂时放下工作休息，是正常的现象。

客人预定未牌左右辞别返城，客厅中只有主客双方的长辈品茗叙旧，其他的人则在客室休息。

许巧云姑娘是晚辈，在客室招待内眷的小花厅，与孟念慈姑娘喁喁倾谈。

“风云会的人，真会前来半途埋伏袭击吗？”孟姑娘低声问。

“会的，一定会。”许姑娘肯定地说：“他们必定认为我们倚仗人多势众，不会有人袭击，所以他们将计就计，偏偏大举袭击示威，我们虽有廿三个人，但真正可以称超等高手的只有你我的老爹，与蔡大哥三个人。

他们有把握集中众多的高手，发起致命的歼灭性一击，如果成功，风云会的声威将陡升至颠峰，我们的斗志将沉入谷底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超等高手只有两个。”孟姑娘纠正对方的错误计算：“蔡大哥是不会帮助我们的。”

“他帮你，不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是真不明白呢？抑或是装糊涂？”许姑娘脸上有调侃的笑意：“只要

你在这场，帮你与帮我们有何不同？就是因为他只帮助你，拒绝与紫灵仙长那些人打交道，所以才派我爹邀你爹同行呀！”

“哦！原来是计谋的一部份。”孟姑娘微愠地说：“我爹可能不知道被利用了。”

“孟姐姐，你爹一定知道紫灵仙长的用意，不要多心好不好？”许姑娘脸一红：“正邪决战无可避免，生死存亡即将分晓，我们必须同舟共济，利用一切有利的情势。”

我们这些人中只有蔡大哥能对付风云会的可怕高手，而他却一怒之下撒手不管，我们等于是断了一条臂膀，所以紫灵道长不得不出此下策，把他拖入暴风雨中心，事非得已……”

“事非得已，十方行者就可以公报私仇，计算丘明月以逼九天飞魔脱身事外，甚至想胁迫老魔替我们摇旗呐喊。”孟姑娘悼悼地说：“假使他有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恨你们一辈子。”

“不会发生难以收拾的意外，因为估计他们派来埋伏袭击的人，超等高手不会太多，只要我们能沉着应付，策应的人必定可以尽快赶到声援，便可以歼除他们了，孟姐姐，你对蔡大哥信心不足？”

“胡说！我对他的武功有强烈的信心，风云会那些高手中的高手，谁也伤害不了他。”孟姑娘信心十足地说：“而且，我深信他能够保护我不受伤害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许姑娘的口气，有几分不以为然。

论搏斗的经验与江湖见识，许姑娘都显得丰富些，尚义门每一位弟子皆人在江湖，为名利挥剑扬刀。

而孟姑娘生长在武林世家，固步自封少在江湖惹事招非，真正与人交手获取搏斗经验的机会不多，见识也有限。

与人交手博命，生死在刹那之间，在旁的人绝对不可能在生死间不容？发时抢救，尤其是众多高手拼搏混战，谁能保护另一人的安全？

“我们好好歇息养力吧！天色不早了呢！”孟姑娘不愿再谈论打打杀杀的事，离座而起：“进城有十余里，沿途都可以埋伏，今晚恐怕我们这些人中，也许有一半人看不到今晚的月华上升。”

锦被冈向西伸展的小径，是往返县城的唯一通道，沿途都可以埋伏。

平原地带，视界本来就有限，田地中的高粱与原野的草木，都可以容纳大量人手潜伏。

在中途的路北土平丘上，野草及肩亲树丛生，两个青衣大汉坐在树下的草丛中，透过草隙向小面的小径监视。

小径两端里的余之内有人出现，便暴露在眼下无所遁形，有充裕的时间把警号传出。

枝浓叶茂，人躲在树下仍感到炎热，两大汉浑身冒汗，依然尽职地分别监视路东小径折向处。

“午间了，肚子闹饥荒，该进食啦！”一名大汉开始解下腰带所悬的食物荷包包：“大热天在这里枯等，天知道那些混混何时才动身返城？依我之见，直接杀入孙家农庄岂不省事？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少废话没人把你当哑吧。”另一名大汉摆出教训人的嘴脸：“直接杀入孙家农庄，咱们岂不成了强盗？没知识！风云会如果被江湖

朋友看成强盗集团，日后还能混吗？首先官府就要杀你的头，白道英雄就会振振有辞群起而攻了，还有口后吗？”

“好好好，算我没说。”大汉采取低姿势：“吃饭总可以吧？”

“可以呀！用食物塞嘴，是最好的避免胡说人道的好办法。”

两人各自打开自己的食物包、干荷叶包着烙饼、肉脯、蒜瓣、腌瓜等等，香喷喷地引人垂涎。

一旁突然伸来一只大手，一把便抓走大汉的肉脯。

“见者有份，谢啦！”大手的主人是姜步虚，在两人的一侧席地坐下，一门便咬掉半块肉脯。

“混蛋东西！那是我的肉脯……”大汉怒叫，伸手急夺。

“见鬼！这是牛肉脯，你的肉做脯能吃吗？”姜步虚拨开大汉伸来抢夺的大手：“别小气，独食不肥，在这附近枯等了半天，没准备吃的，实在令人受不了，快要饿昏啦！喂！”

他向另一名呆了的大汉伸手：“水葫芦，我要喝几口，渴了老半天，吞烙饼真辛苦。”

“你是那一组的？”大汉拒绝给水：“他娘的！怎么看也认不出你是谁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你老弟的叔叔的哥哥呀！你这家伙真健忘，你不给吗？我揍死你这混蛋！”

“你……”大汉要跳起来。

叶一声响，耳门挨了一巴掌，掌到人躺，躺下去就昏迷不醒。

“咦？你怎么……”被抓掉肉脯的大汉吃了一惊，同伴被打倒了怎能不惊？

“我也要揍你。”

大汉不跳起，急急伸手拔剑。

“你给我放乖些。”姜步虚伸手警告，食中二指向前一伸。

“呃……”距指尖远在三尺外的大汉，上身一晃便向侧扭身便倒，倒了也起不来啦！

同样昏迷不醒。

“肉脯真够味，可惜没有酒……”姜步虚盯着左方的树林自言自语，突然拍拍身侧碗粗的树干：“这是柘树呢！一定是用来养天蚕和朽林，难怪树上除了柘蚕之外，还有许多可恶的有毒毛毛虫……”

其实，柘叶对其他的昆虫来说，并不可口，所以农家在满山满野的柘树上养也称天蚕的柘蚕，根本不怕其他的昆虫与柘蚕争食。

其他毛毛虫可怕，柘蚕更可怕，有大拇指粗，长了一身肉刺，看外表就令怕虫的人心惊胆跳恶心反胃。

草木急动，有人向外急窜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他大笑。

“喂！真……真的有……有毛虫吗？”不远处有人低叫。

“没有。”他的回答简单明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免得你在鲁班门前弄斧出乖露丑呀！”

“你可恶……”

“要不吓唬你，你就会不服气卖弄轻功，想出其不意攫走我夺来的食物，

那一定会被我捉住的，出来吧！怕毛虫的胆小鬼，你该又饥又渴，快撑不住啦！”

人影飞掠而至，是小魔女丘明月。

“你……你真坏哦！”小魔女口中在说，目光却警惕地在枝叶间搜视虫影。

“别在树上找虫啦！这不是柘树，所以秋天不会变成黄树林，坐下啦！食物自己拿，先喝口水。”他将水葫芦递过：“你是跟踪北面那群人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有卜方行者和五湖散仙，我不甘心。”小魔女挤在他身侧，满意地坐下喝水：“这些侠义英雄鬼鬼祟祟越野潜行，不知在玩弄什么阴谋诡计，似乎不是对付你，哦！这两个人……”

“风云会的伏路眼线，对面侧坡下。”他向小径对面一指：“有许多高手中的高手潜伏，看来，这些人已经走上了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的不归路，大劫无可挽救了，丘姑娘……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叫明月。”小魔女拧了他一把，脸红红地羞笑。

“明月天上才有呀！记住，不要介入他们的血腥纠纷，你与十万行者的过节，不甘心也得暂且放弃。”

“人家……”

“真要做多嘴婆？”

“不跟你说。”小魔女赌气抓起一块烙饼，鼓起红馥馥的腮帮子表情丰富。

“我不希望两方面的人都对付你，成为众矢之的日子难过啊！咱们坐山观虎斗，有机会再混水摸鱼，见机行事避免招摇，让他们了断恩怨是非。”

“这里安全吗？”

“不安全，太近了，吃饱之后，把这两位仁兄弄醒，咱们回避，避开风暴的中心。”姜步虚道。

“我听你的。”

“不听就赶你走，哦，你老爹呢？”

“在城里。”

“又是偷跑的？”

“不和你说。”小魔女脸又红了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人家……人家好……好想和你在……起，我……”小魔女偎在他的肩膀上，语气幽幽甚至有几分关切：“好……好像什么都——都没有着落，什么事都……都不顺心乱糟糟的……”

他感到心潮汹涌，小魔女依恋他的少女情怀昭然若揭。

在他这个在天下风尘仆仆五载光阴，见过天底下众生像的硬汉来说，他很难体会一位纯情少女的心情，这与他硬汉生涯格格不入。

但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感情生活。他同样需要世间温情的滋润。

可是，情势不由人。

时间不对，地点不对，此时此地，温情足以误事。

身旁就有两个昏迷不醒的人，像两具尸体，刺目的刀剑，代表即将到来的杀戮和血腥，不能有感情脆弱的情况发生。

轻拍小魔女的肩背，他深深吸入一门长气。

“你老爹会不会找来？”他用严肃的话题压抑心潮：“希望他不要一时大意，一头撞进他们的埋伏里去。”

“不会。”小魔女果然被话题分了心：“我爹知道正邪双方即将爆发血腥

冲突，局外人实在应该识相远避，所以和所有从开封来看风色的人，在城内等候情势变化，等情势明朗之后才出城走动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他心中一宽，至少不会与老魔碰头：“赶快进食，早些离开险地。”

“十万行者那些人躲起来了，双方都在布伏，不会在这里打起来的，急什么嘛：“小魔女抱怨道。

“会有人失去耐性的，非订起来不可，我可不希望陷在夹缝里成为众矢之的。”他开始进食。

廿三匹健马，分为两路奔驰而来。

小径其实并不小、足以让两乘大车相错而过。

四海游龙一身宝蓝，特别光鲜耀眼，他那匹枣骝也特别神骏，果真人如虎马如龙。

他策马走在最后，而且与前面的孟家子弟，保持一段距离、所以像是独行客。

这匹枣骝也最为雄骏出色，颈长适度，胸肌特别发达，蹄盘大如海碗，蹄寸低，鼻孔大瞳孔又大又黑，额生一块白星，所以这匹马其实不叫枣骝，该叫玉顶。

也许，他独自一人一骑感到无聊，因此时走时停，每一次起走，玉顶便换用一种步法，他似乎自得其乐，人与马混成一体。

在一次停顿之后，他发出一声低啸。

玉顶通灵，一提左后肢。右前肢随后举蹄。

小走步，轻灵美妙地像在采花。

小走百十步，玉顶的四蹄又变，左前肢与左后肢几乎同时起步，然后是右前肢和右后肢……

将近六尺高的骏马，居然平稳地、轻快地小驰，似乎除了四蹄有次序地移动之外，马身与人的身体却没有动的您态，看不到升沉的差异。

好精纯的大走步，很可能经过名骑师千锤百炼而获致的成就，因为马是天生不会大走步的动物。

马天生就是杰傲不驯，任性飞驰的动物。

一千匹马，几乎很难发现一匹具有天生大走步的，必须加以严格的后天训练，它才会听命就范。

如果有，可以算是天生的神驹了。

骡和驴，却是天生的大走步，也是天生慢速度的动物，很难找到一匹以左前肢右后肢起步的骡和驴。

想训练骡和驴小走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在鞍上丝纹不动的四海游龙，神光四射的虎目，却不住在前面的路两侧扫瞄。

大走步小驰里余，蓦地传出他一声震天长啸。

前面马队的最后一骑是孟念慈姑娘，距玉顶约有半里多一点，她听到啸声，警觉地扭头回顾。

玉顶的步法骤变，友后蹄一起，右后蹄随即上升，而前面的左右蹄，在后面两蹄先后着地时，同时飞起。

蹄声如雷，玉顶奋蹄飞驰，在骑术来说，称为袭步，风驰电掣，狂袭

敌阵，是战马的最终目标，也是人们最冷酷的要求。

“结阵！”他的喝声如沉雷。

廿名男女骑士警觉地勒下马，由四名骑士将所有的坐骑牵至路旁。

刀剑出鞘，严阵以待。

四海游龙飞落雕鞍，健马玉顶不需人照料，四蹄屹立如铸，屹立在路中像一匹石马。

“前面荒野。”四海游龙站在孟姑娘身侧，将剑改插在腰带上：“派人搜路两侧的草丛，小心暗器。”

许门主是老江湖，向幻剑功曹投过疑惑的目光。

前面有里长的荒野，草长及腰荆棘丛生，里外，则是茂密的野榆林，如果行人设伏，应该躲藏在易于隐身的林子里。

“我看到兵刃的闪光。”四海游龙进一步说出理由：“念慈，希望他们不是冲你们而来。”

许门主与幻剑功曹早有默契，心理上早有准备，只是有点不相信埋伏的人，会舍弃树林而改取荒野草丛。

再就是四海游龙远落在马队后面，怎么可能发现里外的埋伏？不合情理。

看到兵刃的闪光，那就合情合理了。

许门主不再怀疑，举手一挥。

四名尚义门的子弟大踏步出列，两面一分进入路两侧的荒野。

幻剑功曹也打出手式，孟姑娘向一位侍女立即打手式示意、侍女牵来了两女的坐骑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四海游龙一把抓住她的手臂问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她平静地说：“也可以策应搜路两侧的人。”

“尚义门的事，许门主处理得了。”四海游龙大声说，有意让许门主听到：“这条路上如果有埋伏，那一定是尚义门的仇家，与你无关，再说，怎么也轮不到你出去打头阵。”

“永泰，你知道我是非去不可的。”孟姑娘显得无奈：“许家去了四个人，孟家焉能袖手？”

许巧云姑娘说得不错，四海游龙既然保护孟念慈，只要孟念慈出场，四海游龙岂能袖手？

这是一个为情所迷的笨男人，可以控制利用的大傻瓜。

“我陪你去。”大傻瓜果然上当，立即领先便走，沿小径大踏步昂然而行：“跟在我身后，小心暗器。”

六个人以小径为主轴，一字排开小心向前搜进。

躲在路两旁草丛中的人，知道行藏已露，躲不住啦！

革高仅及腰部，接近至十步内，一定可以发现潜伏在草中的人，已完全失去用暗器奇袭的优势。

本来昂然大踏步迈进的四海游龙，突然一跃三丈余，再一闪又远出两丈，身形倏转，剑已在手，炯炯虎目狠盯着路右丈余的草丛。

“家父是打埋伏的专家，行兵布阵的悍将。”他声如洪钟，杀气腾腾：“你们是班门弄斧，现身吧！让在下看你们是什么玩意。”

快速超越，再回头堵截，潜伏的人吃了一惊，变生仓卒措手不及，根本就来不及发射暗器。

草丛急分，路两侧共有十二个人，以奇速分向外侧飞退，向西急撤速度惊人。

“不可追赶！”四海游龙拦住跟上的孟姑娘：“暗器可怕，你的护体内功，抗拒不了专破内家气功的外门暗器，不可冒险，那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风云会的人，错不了。”孟姑娘即使想追也不敢冒险，语气中流露出惶恐：“风云会的十大提调中，有两位大名鼎鼎的暗器名家，名列天下十大暗器名家威震江湖，这两个提调，也就是暗杀我们三个人的凶手。”

“你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，我很少在江湖走动，闻名而已，就算他们混在刚才十二个人的中间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”

“他们是……”

“天下一针曾文兴、一钉百了温武鸣，他们的特制针钉不但可破内家气功，而且对面的人难见针钉的形影，所以发则必中，中者有死无生。”

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四海游龙收剑，发出一声喝。

独自在小径屹立的枣骝玉顶，蹄声得得小驰而至。

“我先走一步，在前面树林相候。”他扳鞍上马，向前面里外的树林一指：“这些狗东西向树林逃，那里一定有他们另一批埋伏的同伴。”

“等我一等……”孟念慈姑娘急叫。

蹄声急促，玉顶已驰出廿步外去了。

埋伏袭击失败，十二个人越野急撤，快速地撤入里外的树林，安全地隐入了树林的深处。

按常情论，阴谋败露，必须远走高飞，不可能再发动袭击

四海游龙到了树林前，健马五顶开始往复小驰，用小走步向北，再用大走步调头往南，简直就是在表演马术示威，有意等候林中人发动袭击。

假使刚才的十二名暗器高手猝然冲出袭击，他幸逃大劫的机会不到十二分之一。

可是，潜伏的人竟然不敢妄动。

一见魂飞的暗器手法，也许没有天下十大名家高明，但发射铁蒺藜的劲道，绝不下于天下十大暗器名家。

上次面对面发射三枚铁蒺藜，全部击中四海游龙的胸腹，结果，四海游龙毫不在乎，三枚铁蒺藜却全被震落。

这十二位埋伏的暗器高手，大概已从一见魂飞口中知道详情了，心中一虚，怎敢轻举妄动？

玉顶往复来回小驰两次，许门主一行廿二名骑士到了。

“人躲在林子里，人数不少于廿人。”四海游龙大声向领先驰到的许门主说：“如想证实这些人的身分来路，就必须入林拼搏，必将付出得大的代价，该怎么办，许门主可以斟酌权衡利害，事不关己不劳心，在下毫无兴趣参与。”

他明白地表示置身事外，笨得可爱，假使孟姑娘不假思索地冲入林子，他能置身事外不跟进去？

许门主心中为难，迟疑难决。

不冲进去交手，怎能证实埋伏的人是风云会的爪牙？

冲进去，得付出多少代价？

冲进去，必定有死伤，也就表示大杀戮就此展开，正邪双方决斗，

就从他手中展开序幕。

点龙一笔掳劫许姑娘，掀起正邪华山决斗的余波，这次正邪大决斗，似乎也将由他父母点起第一把火。

在心里上，负担是相当沉重的。

“他们并没动手。”幻剑功曹策马上前，及时替许门主解围：“假使咱们闯进林子里，等于是咱们挑起的纠纷，魔崽子们就会用特大的嗓门，将责任推在咱们头上了，许门主，何必操之过急？”

“依孟兄之见……”许门主不得不多加考虑。

“埋伏绝不会只设一处，他们会动手的。”幻剑功曹冷笑：“这处埋伏以暗器突袭为主。可知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主持大局，即使咱们能把他们一举歼除，除去一些小爪牙没有多少好处，以上驷对上驷，胜之不武，前面另一处埋伏，就会有主脑人物露面了。”

“可能的，孟兄。”许门主乘机下台阶：“走吧！咱们见见他们的主脑人物。”

蹄声急骤，马队向西急驰。

四海游龙仍然策马断后，严防埋伏的人追赶。

一场可能两败俱伤的搏杀，被四海游龙机警地勾消了。

22

前面两三里，也就是姜步虚向伏路警哨夺取食物的地方，路西百十步，埋伏的人已久候多时。

按预期计划，许门主那些人，在第一埋伏区最少也折损一半以上的人，幸存的人向县城逃，逃到此地撞人第二处埋伏。

所剩无几的人，必定是许门主与幻剑功曹少数几个高手，一定可以一网打尽。

被弄昏的两名伏路警哨，刚被姜步虚几耳光揍醒，神智还没完全恢复，便听到震耳的蹄声。

“哎呀：来……了……”一名警哨完全清醒了，狼狈地爬起抬头眺望，看到了扬起的尘埃，看到了人马：“快发出警号……”

“咦？咱……咱们怎……怎么了？”另一名警哨一面挣扎爬起一面问。

“咱们被刚才那个混蛋出其不意打昏了，笨头。”第一名警哨咬牙说：“下次被我碰上，我要剥他的皮，不会再上当了，快发讯号。”

“很不妙，人马怎么这样多？”第二名警哨也完全清醒了，一面站起向路对面埋伏的人打手式，一面不安地说：“好像他们没被咱们布在前面的埋伏袭击，要不就……”

“要不就是他们绕道过来的，没闯进咱们前面的埋伏区、会主估错了他们的实力，天杀的！刚才那该死的混蛋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这两位仁兄，大概是随着会主赶到开封的爪牙，不认识姜步虚，吃亏上当不足为奇。

“一定是紫灵妖道的人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如果是，咱们那有命在？双方已决定生死相搏誓不两立，你认为他们会对咱们慈悲手下留情吗？没知识。”

“你又懂得多少？哼！准备下去吧！”

蹄声渐近，尘埃飞扬。

东南角的野地里，突然传出一声震天长啸。

廿二匹健马速度渐减，最后在半里外，勒住了坐骑

后面半里外，枣骝玉顶是唯一仍在小驰的马，徐徐向前接近，知道前面发生了变故。

两名正想动身离开警哨，被震天长啸惊得跳起来。

“哎呀！那边怎么有人鬼叫连天？”第一名警哨惊叫：“糟！不是咱们的人。”

枝叶簌簌而动，姜步虚突然钻出。

“笨蛋！当然不是你们的人。”姜步虚笑吟吟地说：“你们埋伏守株待兔，别人将计就计两面夹攻，各显神通看谁倒霉，还不快滚？”

“又是你……”第一名警哨怒叫着拔剑。

“滚！”姜步虚笑叱，举手一拂。

“哎……”警哨尖叫，倒飞而起，砰有击摔翻出两丈外，爬起狂奔下坡。

第二名警哨机警些，不拔剑扔头便跑。

突然、感到一股无形的狂猛怪劲及背，身躯飞撞双脚离地，也砰然冲倒在两丈外，狂乱地爬起狂叫着飞奔。

不啻暴露了行藏，半里外许门主一群人看得一清二楚，两个人狂叫着飞奔，连面貌也可以清晰地分辨。

但却看不见坡顶矮树丛中的姜步虚和小魔女，也不知道坡顶到底藏有多少人，更弄不清这两位仁兄狂叫飞奔的缘故，还以为是埋伏的人故弄玄虚呢！

“埋伏的老把戏派不上用场了。”许门主扳鞍下马，牵着坐骑一面接近一面高叫：“料想诸位不是下三滥的鼠辈，为何不敢像英雄好汉一样，挺起脊梁站出来当面论英雄？出来吧！好朋友。”

没有人现身，静得可怕。

久久，依然毫无动静。

终于，东南角有人踏草而来。

“两位大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许门主迫不及待高声问。

是两位高僧，大悲僧和十方行者。

“他们走了，撤得匆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”大悲僧轻拂着罗汉竹杖苦笑：“还以为这些埋伏的人，是被你们发现而见机撤走的，或者他们发现诡计难逞怕受到夹攻，不得及早脱身，你们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几乎中了他们的埋伏……”许门主将四海游龙发现埋伏的经过说了。

“好险！我佛慈悲！”大悲僧脸色一变：“咱们的消息仍然个够正确，认为他们从这一地区开始，往西至县城一带，共布了三道埋伏，没料到却是四道，所以往东一带不曾分派策应的人。

假使你们闯入，这一带的人根本不可能赶往策应，你们将受到重大的伤亡。真得好好向蔡施主道谢，他……”

“在后面，他不愿与咱们走在一起。”许门主向十方行者说：“他对圆觉

大师与姜步虚的过节，仍然耿耿于怀，因此，两位大师最好避免与他碰头。”

“咱们这就转回去告知吴一道友。”大悲僧说：“孽障们不知出了何种意外、仓卒间匆匆撤走，另两处理伏也可能放弃，沿途诸位仍须小心，回头见。”

“咱们这就快马加鞭，全速赶往县城，回头儿。”

十八名埋伏高手，向北越野急走。

后面二四十步，陈瑞夫妇与八男女另成一队，保持目视距离，跟随前面的十八个人匆匆北行。

十八名埋伏高手实力十分强大，其中四个正是妖魔鬼怪四大残毒。

领先赶路的两位仁兄，正是活阎罗的四保镖中的两个，九杀瘟神与勾魂无常，走在最后的两个，是被姜步虚戏弄得灰头土脸的两个伏路警哨。

所有的人，皆显得垂头丧气。

“瘟神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血妖鲁雄悻悻地在九杀瘟神后面问：“咱们不但不杀出去，反而像丧家之犬一样急急溜走，日后咱们还用叫字号吗？老兄，你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司令人，在下真后悔在你手下办这种窝囊事。”

“鲁兄，咱们如果不能出其个意先摆平他们一半人，胜算必定大打折扣，将会付出重大的代价。”九杀瘟神有耐心地解释：“咱们的眼线已被发现，被打伤赶下坡地，又发现他们另有策应的人，两面夹攻咱们输定了。

最重要的是，东面埋伏失败的信号恰好传到，情势更是不利，鲁兄，在下奉到的指示是埋伏突袭，情势不利即断然撤离。

鲁兄，这事情并不是一天两天便可以解决的，急什么呢？难道你还担心没有机会施展吗？”

“随时都有施展的机会，但要想获得真正树立威望的机会并不多。”欲魔韦武用充满惋惜的口吻说：“只有在天下高于名宿云集注目下施展，才能威震天下，眼看双方高手即将作生死存亡相决，咱们却悄然溜走，委实于心不甘，真没面子。”

“还没到时候，韦老兄。”勾魂无常冷冷地说：“而这一天很快会来的，而且会来得快，华山正邪决斗，结果。十年来咱们黑道朋友偃旗息鼓，只能偷偷摸摸活动，几乎抬不起头来。

这次他们知道，双方都是势在必得的生死关头，而情势却对咱们有利，咱们不需操之过急。”

“对咱们有利？哼！他们陆续赶来的人愈来愈多，似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，而咱们却无法获得第三方同道的声援……”

“人多没有用，韦老兄。”九杀瘟神乐观地说：“情势本来就对咱们有利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能长久聚在一起吗？以神刀门来说，山门在西安，他们能不回去吗？尚义门在郑州，许门主能往南走多远？而咱们风云会却是统一号令的组织，各地都建了秘密的堂口，长期食宿毫无问题，他们却早晚非散不可，所以情势对咱们有利。”

“就因为他们人多，所以会主不打算硬拼，分别蚕食，有利可图才动手。”勾魂无常加以补充：“他们已经看出劣势，所以也故意分散人手到处乱跑，急于诱使咱们动手袭击，反布埋伏引诱咱们上当，今天他们走运，下一次……”

双方布伏各展神通，因此所派的人皆越野而走，田野与荒郊生长着高茎作物与草木，视野有限，而且速度甚快，一旦碰头，想回避已来不及了。

前面三五十步一处旷野的东首，十余位男女正沿东西向的乡间小径，向西健步如飞急赶血妖十八个男女，也恰好从南面掠出。

仇人相见，份外眼红。

双方都无意示弱退避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：马行狭道有进无退。

十六个人，有两僧两道，其中有伏魔剑客贺世荣、侠义道这次主持行动大计主将之一，还有神刀门门主陶维扬、得意门人关中狂客陆南星。

人数相当，都是日下江湖上的风云人物，狭路相逢，谁肯尔弱回避？

“混蛋！他们竟然抄到前面来了。”脾气最暴的残怪陈冲，首先发出怒吼，领了两个相貌丑恶的门人，率先抢出向前急迎。

血妖一声怪叫，拔出红芒暴射的血焰刀。

“选日不如撞日；反正早晚会结算的，既然碰上了，那就早些了断，咱们先和他们单挑，我血妖笨鸟先飞，打旗的先上。”血妖的大嗓门足以让后面跟来的陈瑞夫妇听得一清二楚：“伏魔剑客，我挑你！”

四大残毒固然凶名震天下，大多数高手名宿不愿招惹他们，不愿，并非不敢。

名列风云十杰的昊天一剑，虽然对他们深怀戒心，但并不真的害怕，逼急了同样敢奋勇挺剑而斗。

伏魔剑客名列天下七大超凡高手之一，真才实学比昊天一剑更高明扎实些，血妖指名单挑，这位老剑客动了无名孽火。

“笨鸟对笨鸟，血妖曹雄，你挑对人了。”伏魔剑客十六个人光列阵相候，拔剑越众而出：“老夫就陪你玩命，昆吾剑对血焰宝刀，半斤八两旗鼓相当，看今天到底是谁的宝刀易主，来得好！”

红芒划宅而至，昆吾剑进射出漫天白虹，刀风剑气以雷霆万钧的声威陡然进发，红芒白虹立即纠缠成一团，各展所学为生死存亡而奋威一掷。

血妖的吼叫声，确是有意催促后面的十个人尽快赶上，目下十八比十六，双方实力相差无几，多十个人，这场决斗赢定

吼叫的目的达到了，前后相距不足百步，只是树丛茂草挡住了视线，看不清情势而已。

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

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。

这些高手名宿赶路，根本不怕有人拦阻或跟踪，从不派人向四方戒备，神气地只愿向前疾走。

姜步虚与小魔女，采用从侧方齐头并进的跟踪方法，盯牢了陈瑞夫妇这十个人。

跟在后面盯梢，假使被对方发现，可能采用留置几个人潜伏截后路的办法，把盯梢的人解决掉，前后一夹有如鱼儿进网，鸟儿进笼。

从侧方跟踪，辛苦十倍，但安全性十分可靠，两人的轻功超尘拔俗，所以不怕辛苦，采用从侧方跟踪的方法，而且相距甚近。

血妖的叫吼声传到，前面的八男女立即警觉，用手式知会后面的陈瑞夫妇。正要向前飞赶，右面的矮树丛突然有声息。

“真打起来了，这次该不是光说不练啦！”小魔女俏甜的语音十分悦耳，声源发自十余步外的树丛：“赶上前去看看，也许可以浑水摸鱼摸几条漏网的鱼呢！”

“哈哈！为何不说可以打几头落水狗？”姜步虚的嗓音更是震耳：“鱼很

少发生打斗，只有人和狗，才会斗得死去活来。”

八位男女中，都是新近赶到，不曾与鬼神愁姜步虚照面的人，怎知道发话的一男一女是谁？反正口气饱满讽刺，绝非自己的问伴，八成是侠义道对头。

“谁在胡说八道？”为首的花甲老人怒叫，上了年纪依然暴躁：“狗东西！给我滚出来，让老夫看看你们是什么东西。”

左有两个中年人，已先一步左右齐出，两面包抄反应极为迅疾，应变的动作配合得十分圆熟俐落。

姜步虚与小魔女，刚钻出矮林，便撞入两个中年人的有效攻击距离，恰好落入险恶的聚力中心。

两个中年人不约而同大声叱喝，双剑左右夹击，猝然发起猛烈的夹攻，剑山左有涌发向中间压到。

不问情由便突下毒手，这是最为犯忌的事。

“可恶！”姜步虚怒叫，身形愤然向下隐没。

小魔女正好相反，后空翻凌空飞升重入矮林。

剑山在这刹那间汇合，慢了一刹那。

姜步虚在两丈外幻现，虎目睁圆。

“混帐东西！你们一点也不像一个成名人物。”他冒火地发出恶毒的咒骂：“你们用这种手段，不知残害了多少光明磊落的人，真该毙了你们这些混蛋为世除害的。”

即使是超凡的高手，也不可能从猝然的夹攻中幸存，猝不及防，双剑齐下，活命的机率，不会超过十分之一，难怪姜步虚冒火。

两个中年人大吃一惊，几乎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，怎么双剑一出，已入死境的人，居然一上一下幻没逸走的？真以为碰上了妖魅呢：

“你会变化吗？”右面的中年人傻傻地问。

“会变化？废话——”

“再变给我看看。”中年人厉叫，挥剑凶猛地扑上了。

左首的中年人也不慢，身剑合一奋身猛扑。

小魔女的身影，从树下贴地掠出，快逾电光石火，到了左首中年人身后，权身飞脚侧端，叶一声端在中年人的腰脊亡，打击迅若雷霆。

中年人嗯了一声，挺胸扬剑向前栽。

同一瞬间，右首中年人一剑吐出，像是电光一闪，无情地刺入姜步虚的上盘，而姜步虚的右手，却扣住了中年人的咽喉，两人面面对几乎贴身而立。

“真想扣断你这狗养的咽喉。”姜步虚凶狠地说。

中年人的剑，并没有贯入姜步虚的胸口，而是被姜步虚的右臂挟住了剑身，剑成了废物。

“砰！”被小魔女端中腰脊的人倒下了，可能腰脊已断，身失去柱的支撑，倒下就挣扎难起。

一照面的刹那间，用剑再次攻击的人，一倒一被制，旁观的人甚至还没有看清变化，变化发生与结束都太快了，结束也令人大出意料之外。

为首的花甲老人骇然变色，急急拔剑作势冲上。

陈瑞夫妇飞掠而至，吃了一惊。

“彭兄小心！”陈瑞急叫：“他是鬼神愁……”

花甲老人正待冲出抢救同伴，骇然止步。

鬼神愁三个字，具有震撼人心的魔力。

姜步虚收手，两耳光把中年人打得七荤八素，再一脚将人踢翻，转身面对着脸色大变的花甲老人。

花甲老人的九名男女同伴，急急在花甲老人两侧亮兵刃列阵戒备。

前面百十步外吼声此起彼落，兵刃交鸣声清晰可闻，显然正展开一场可怕的生死恶斗。

陈瑞这些人如果摆脱不了姜步虚的纠缠，休想赶到前面去协助四大残毒。

“你们先下毒手，我鬼神愁有权讨公道。”姜步虚取出蚊筋索不住轻拂，虎目中神光电射：“你们人多，有权划下道来、让我这人孤势单的后生晚辈走，一拥而上或者单挑，我听候吩咐。”

“这些高手名宿脸皮厚得很，人多人强，那有勇气单挑？”小魔女已拔剑在手，随时可以应付意外：“八比二，目下没有旁人看势闹，正好一拥而上，尽快杀掉我们灭口，这是他们扬威示霸的一贯手法，大哥，咱们动手枪制机先，以免陷入包围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冷嘲热讽，实在让那些目空一切的高手名宿受不了。

激将法用在武林朋友身上特别有效，因为一百个练了几天拳脚的武林朋友中，倒有九十九个半气大声粗，白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，只要用半句话一激，就会怒火冲天动拳甚至动刀而斗。

花甲老人偌大年纪，居然也不例外。

“陈老弟，你说这个乳毛未干，说大话人模人样的小泼棍，就是在开封一举成名的鬼神愁？”花甲老人怒火快要爆发用讽刺性的口吻向陈瑞问。

“他说的是，彭兄最好是相信。”陈瑞苦笑，手中的鸭舌杖因抓握得太紧而呈现颤动，可知心中因紧张而不安：“我相信他的确是鬼神愁，那小丫头鱼龙反跃的身法无人能及，一定是九天飞魔的女儿小魔女。”

“就算他是真的鬼神愁，老夫却不信他真的有超人的能耐。”花甲老人彭兄咬牙说，扬剑独自上前：“小辈，老夫就单挑你。”

“好，妙！”姜步虚气消了，举步迎上：“你挑我，我鬼神愁深感光彩，就凭你不挥众群殴的豪气，我鬼神愁对你有几分好感，下手不会太绝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全力施展了。”

这番话比钢刀还要锋利，句句伤人，狂妄托大会把人气死，任何有修养的人都会受不了。

花甲老人彭兄果然怒火爆发，一而再受激快要气疯啦！手中剑突发龙吟，鹰目中厉光暴射。

“彭老冷静……”陈瑞的妻子翻着死鱼眼急叫。

可是，花甲老人彭兄已身剑合一，狂野地扑上了，剑发狠招飞星逐月，一星星电芒连续飞射，剑势已将姜步虚控制在威力圈内。

猛烈的剑气，如狂涛怒涌，一剑连一剑威力万钧疯狂进击。

姜步虚的身影急剧地闪动，马步在五尺方圆的草地上挪移，手中的蚊筋索化为伸缩如灵蛇的怪物，在连续射来的剑影中旋舞，不时轻触电射的剑身，剑必定被轻震出偏门，一连九剑，皆无法进入中宫行致命一击。

九剑没能把姜步虚逼退，花甲老人第一波攻势的锐气，在攻出第十剑时减弱了一半。

蚊筋索第十次轻触剑身，但这次震力完全消失，索尾竟然贴着剑身伸张，像蛇一样滑进，突然缠住了彭兄的手腕，梢尖在脉门一搭一收。

花甲老人呃了一声，顺剑势向前冲，从姜步虚让出的空隙冲过，砰一声，摔在两丈外，仆地再向前滑出丈余，剑脱手多滑出两丈外消失在树下的草丛中。

“剑术比活阎罗的阎王令灵活多多，可惜后劲乏力。”姜步虚个乘胜追击，口吻不再有讽刺成份：“老人家，像我这种能击败活阎罗的年轻人动手，开始就行破釜沉舟式的全力一击，你活的机会不超过两成。”

假使现在你碰上四海游龙，决斗的结果不问可知，他对替高手名宿除名的兴趣浓厚得很。”

花甲老人吃力地爬起，咬牙切齿找剑，却不知剑已滑入树丛，仓卒间当然找不到。

一声厉叫，花甲老人放弃找剑，双手箕张形如疯狂，一记猛虎扑羊向姜步虚扑去，双手的十个手指半张半屈，那有力的线条已表明必定可以抓裂人的肌骨，爪功的火候必定精纯至抓石成粉境界了。

姜步虚向侧一闪，再一闪便到了小魔女身侧。

“去你的！你偌大年纪还放泼呀？”姜步虚不悦地叫：“手中有剑也栽了，爪功能挡得住蚊筋索的抽打？我饶你，我可不想做杀你的刽子手，明月，咱们走！”

两人手牵手一声长笑，身形乍起飞射入林。

花甲老人突然老泪纵横，像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年。

“我……我一剑横天彭天浩，横行天下半甲子，剑下罕逢敌手，今……今天……”花甲老人掩面狂叫，声如狼啤：“今天一招失手，我……我不要活了……”

“彭老，贵副会主活阎罗，同样横行天下罕逢敌手，结果如何？”陈瑞的妻子翻着死鱼眼语声阴冷：“那些侠义英雄惹火了鬼神愁，活阎罗身为万事人，不知道利用情势渔人得利，反而妄想逼他就范反脸成仇。

迄今，仍不想改变策略，早晚咱们这些高手名宿，会被这突然冒出来的鬼神愁，一一打人十八层地狱，幸而你没下令围攻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你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”

“两位不该袖手旁观的，不是吗？”一剑横天不叫了，沉声说：“会主请你们来说泄气话的？”

“你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。”陈瑞冒火地说：“咱们夫妇俩如果出手，不是我长他人志气，咱们这些人，最少有一大半被摆平在这里，我已经告诉你他是鬼神愁，你仍然心高气傲向他挑战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居然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，我可怜你，哼！”

夫妻俩一打手式，飞步离去。

四大残毒这群人的运气真不好，碰上了实力强大的劲敌，后面跟来的人又被姜步虚缠住，情势恶劣，一照面便不可收拾。

血妖鲁雄的如意算盘，是单挑以拖延时间，让后面的一剑横天赶到，两面夹攻必可稳操胜算。

侠义群雄这一面，所采的手段却是速战速决。

伏魔剑客口说单挑独自上前，后面的两僧两道却从侧方超越，无所畏惧地扑向人丛，其他的人也在神刀门主断魂刀客的率领下，无畏地一拥而上。